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函十三冊

新刊通鑑輯要卷之四

秦紀附列國按綱目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今故依例分注列國君名年號於甲子下後非正統

此倣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伯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

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利而致富彊廢井田開阡陌莊襄滅周三年而亡

史記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

秦伐魏魏公子無

忌帥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函谷關名在秦地

○鑑時蒙驚帥師

伐魏魏家驚齊人蒙武之魏父蒙恬之祖也

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

趙

信陵君即公子無忌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

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

大梁

大梁魏地魏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諸

秦自昭襄以後未嘗敗岷唯無忌兩破秦軍其後諸國亦合五國伐秦乃至函谷而敗走則無忌固戰國之錚錚者

毛公薛公說信陵君

信陵君趣
駕還魏

信陵君帥
五國師敗

秦於河外

山東之得
志有三

縮高不從
攻管之命

縮高全父
子之義

縮高無道

人臣之義

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魏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

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帥五國

之師敗秦於河外河外謂陝華二州河外者河南岸也魏州地

劉友益曰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於亡而綱曰每喜書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

之則亦惡秦而已矣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管縣名屬滎陽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

高攻管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帥十

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

手受太尉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

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

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為國禍反還報也言使者以辭還報信陵君必來伐安

問諸高不陵是也
從以管之國禍也
命安陵君
不廢宋府
之憲信陵
君之編素
選舍何如

使負斧鉞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編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丁南湖曰

縮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於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溫

五月秦王薨其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政

年十三矣而穎濱蘇轍嘗謂六國未亡而蘇氏先亡信哉言平

明致堂曰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

豐可其遽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僅立三年而薨時政年十有三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要之孝文莊襄蓋死於弑也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而知矣

後秦紀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凡

刑威立國焚書坑儒
暴虐不道凡二世亡

秦鑿涇水為渠

渠成萬世之利

趙王復廉頗

廉將軍尚善飯

綱 乙卯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二十秦鑿涇水為渠○目初韓

欲蹙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秦覺欲

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

為之注填闕之水溉烏南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

富饒

綱 丙辰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趙王薨廉頗奔魏○目趙

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

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

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矣矢與屎同言坐不久而大便秘者三其形容其老病不堪用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

魏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以趙士卒訓練有素卒於楚

鑑丁巳秦王政三楚十九燕十二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趙王以李牧為將

伐燕取武遂方城古二邑名今順天真定府是也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

代鴈門鴈門縣名在代地故云代鴈門備匈奴夷狄名號其各不一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

八莫府莫音幕莫者古音出征以幕帳為府署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

烽火烽火表也舉烽火以為信也多開謀聞視也左博謂之謀今謂細作為約曰蓋走報軍情飛泄密事之大也

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朱匈奴皆

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邊士自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

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音詹褕音藍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單

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單于匈奴天子之號猶華言皇帝也

于南胡曰李牧用兵遲焉若懦退焉若怯而養成三軍之勇可謂以全取勝矣是故始驅匈奴中而攻燕終而擊齊

何奴不敵
近趙邊
李牧以全
取勝

所向皆克此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奈何趙王遷之闇劣也郭開之讒一入遂乃斬牧而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所惜者牧耳

五國攻秦不克

田文何以獨得志

前楚畏秦而遷于壽春而遷

于壽春然不及楚年卒為秦并蘇軾所謂畏敵遷都未必能存者實至論

綱庚申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趙魏韓燕合從以伐秦至

函谷皆敗走○目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

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

書法不書秦師出何見五國之師自敗然則田文何以獨得志田文初脫虎口志在復仇當是時以之入秦可也豈黃歇

者所能辨哉

綱楚遷於壽春古邑○目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三十

年不攻者踰郢阨塞名不便假道兩周晉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

然魏自暮亡不能愛許即許鄢陵邑名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

里臣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

綱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

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目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

茅焦請諫

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

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

聖主所欲急聞

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

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

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

茅焦解衣伏質

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

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

天下亢直

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

見者茅君之力也太后與呂不韋私通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

發明

上書嫪毐作亂伏誅下書遷其太后於雍則太后之遷為有名而非茅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為母子綱目削

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嗚呼嚴哉

陳潛室曰

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離宮

亦危矣逆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亡而奪之食若茅焦者其亦幸免哉

郭太有曰

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何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二

弟有不慈之名愚謂嫪毐瀆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人賊子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名哉此焦化暴主使母子復全其敢諫雖可取立言則非矣

綱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目時楚考到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

子者

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

妹說

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

李園進妹於春申君

後來愈奇

春申君進
李姬

李斯陳
客

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

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

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洩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

以滅口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

太子立是為幽王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而以亡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

以言之秦楚立國近于載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以不韋撤陰亂其嗣而使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

書法不稱楚相而使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

綱甲子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出

就國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復召故官遂除其令○鑑時賓客

本此

去聲

耳請一

日盛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逐間

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

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者其先春秋晉人也亡人戎耳東得百里奚於宛

宛於宛於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求平豹公孫支於晉平豹自晉奔秦左傳曰晉

元反元反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求平豹公孫支於晉平豹自晉奔秦左傳曰晉

交公孫支即子桑也也是秦大夫而云求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

於晉未詳或曰亦岐州人時遊於晉

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

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

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

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

藉寇兵而

國黔首以其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齊盜糧者也藉或作借

齊盜糧

謂以兵假借也齊持遺也言為盜齊糧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

四君皆客之功

五帝三王所以無敵

藉寇兵而

國黔首以其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齊盜糧者也藉或作借

齊盜糧

謂以兵假借也齊持遺也言為盜齊糧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

書法

書召復故官何議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議并天下者李斯促秦亡者亦李斯也

史臣斷曰

之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於時四

皓伏生鴻飛冥冥客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

用宜乎二世而亡噫客固不負秦斯實負秦矣

綱

秦十三楚二燕二十魏四齊三十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恐誅

胡致堂曰

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

其良羌胡無禮義廉恥尚且溫腸正世惡族類之靡也而況諸

侯乎何嬴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太賈生敗心焉自是有

天下者益呂姓也伯翳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

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下南湖曰

先滅周次滅秦而復自滅其惡也豈但若所謂聞者

韓遣使稱藩於秦

金

戊辰

秦十五楚四燕二十二魏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

韓非善刑名法律之學

韓非作說難

難

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

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說音稅言游孤憤言孤直

時五蠹蠹音妒言蠹說林言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五十六篇千餘萬言至是

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

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狗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

未用李斯譖之吏自殺史記本傳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黨權論其

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讐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

之汎濫博交則多而厭之順事陳意則曰怯儒而不盡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太史公曰申子韓子皆

君子以禮動而義止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

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君子親其親以及人

溫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矣

之親

袁了凡曰

李斯害韓非於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即曩時秦宗室開斯之言也

斯固辨之剋矣今復用以讒人何議論頗側不勝反覆耶或曰非嘗勸秦存韓矣使秦用之得無如斯言耶曰非殘忍刻薄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忠而已何有於韓耶說難孤憤異於澤畔之行吟矣

鑑己已

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

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綱辛未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目王山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

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發明

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可以延屠刻之命而乃無故殺之果何為哉

癸酉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國

秦王翦擊趙軍大破

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鄴音卑

趙葱代李牧
一將延屠刻之命

武靈王可謂賢君

溫公曰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略士宇威加疆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

王二子卒餒死沙邱官佚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為最強及貧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以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

綱甲戌

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燕太子丹

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燕太子丹怒王欲

燕太子復

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太子聞衛人荆

荆刺刺秦王

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

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

亢剛杭二音督亢燕之膏腴地今涿州新城縣古督亢亭也燕欲以獻秦故畫地圖以獻秦獻秦王秦

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也軻乃私與樊謀樊如言太子豫求利

匕首遣之於時白虹

也

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所都也秦

白虹貫日

圖勝七百見

王政大書見之軻奉圖進

奉音奉督亢地圖

圖窮而七首見

看圖既盡而劍出見把

王袖搥之刺未及身王驚起絕袖

絕斷衣袖

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羣

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搏之

以空手擊荆軻

且曰王負

問荆軻劍後個如

劍古者帶劍劍長拔之不出至

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殉

遂謂

秦既舉趙終必及

其節解其肢

於是益發兵伐燕

大破之燕

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

燕即無荆軻之事

體以示眾也

於是益發兵伐燕

大破之燕

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

燕之亡國可翹足

攻之後五年已卯秦兵虜喜

遂滅燕為郡

戰國策荆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為副太子賓客

而待世以挑兵構

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士皆垂淚涕泣

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

論丹憤其積日

於是軻遂就車而去

及事敗後軻客高漸離

擊筑見秦皇帝而以

久而妄思行險以

擊筑奉皇帝為軻

報仇不申而死

荆軻與聶政同科

盜劫之事而不正

燕丹之罪爾若夫荆軻自

以為賢而不免以盜書者蓋與聶政同科

尹遂昌曰

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又以速禍為計亦左矣然綱目

燕丹挑怨
速禍

燕丹楚白
公勝之流

溫公曰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

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

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頸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

趙雪航曰

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必不已六國將卒被

志豈得已哉特為宗社耳故刺而幸中孤憤由此少伸扶蘇慈

善而賢使或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

而滅亦未可知也溫公顧以挑怨速禍斷之殊不知當時燕丹

丁南湖曰

擊可謂其皆義舉焉使其謀得遂則燕祚以延韓仇

以報且秦滅東周之罪於是乎可討而凡已滅未滅之國於是

乎可復而可保故曰皆義舉也然一七一權均乎不利而丹也

以此僂身而亡國良也以此改圖而成功遂使論者猶其成敗

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曾莫有丹之志者則丹亦可矜矣

乎雖然丹與荆軻之智之才

夫豈可與子房同日語也